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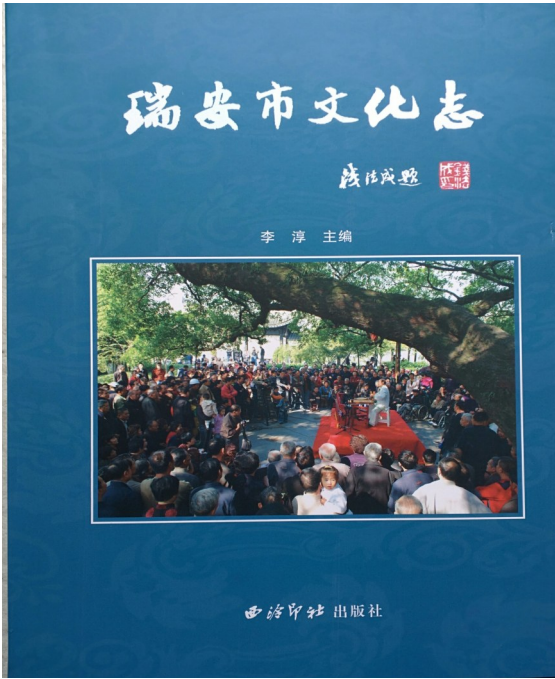
《瑞安市文化志》正式出版发行

主编李淳称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记者 林 晓

不久前,《瑞安文化志》由西泠印社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洋洋洒洒近百万字,编辑工作前后历经20年之久,有许多“内幕”尚未公之于众。前日,记者采访了该书主编李淳,听到了其中一些点滴故事。



编辑中的困难和取舍

记者 :《瑞安文化志》编辑经20年之久,其内容编辑及幕后故事应该很多,请您谈谈这部志书的取舍问题。

李淳 :瑞安文化积累深厚,文化意韵悠久,要写好一部文化志谈何容易。我感到编辑工作犹如“老虎吃天,无处下爪。”许多文化记忆都散落在民间,有的已荡然无存,而我又不是正宗的文化人,对故乡有关文化的人与事知之甚少。

但是事情总得要有人干的。当时,我只想着这起个头,搭块板,拿出一个初稿来抛砖引玉,让具有大智慧的人来修改、补充、定稿,形成精品,我就是抱着这种愿望做这件事的。

这是瑞安历史上第一部文化艺

术的志书,没有前人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勉为其难地完成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我尊重历史事实,不以个人好恶来取舍,尽心尽力做到公正、公平,这样对得起别人,自己也就问心无愧。

记者 :采写编辑中,有什么困难?

李淳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原始资料严重不足,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天天泡在市档案局里,仔细阅读多年来所有的文化档案,仍感到这里只有一鳞半爪。我没有因此气馁,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得求救于知情人,向他们请教,可是许多人是凭记忆提供的,缺乏文字依据,我只能多方

求证,有时一个事件出现三个版本,经过再三考证,直至确实准确无误,才予以编写。

我懂得“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的道理,博大精深的瑞安文化史,我所知道的实在太少。

当时,我在报刊上摘录有关文化的信息,按照既定的章节,采用“开放式”的写作手法,用活动小卡片摘录每个事例,新增加的材料按章节次序插入,不知不觉集腋成裘。长期以来,我不管走到哪里,手中始终带着小卡片和笔,这样积累了卡片数以万计,然后分门别类,加以综合分析,再分类分项归纳,写成每章每节的文字,共用了两年时间,一本65万字的初稿才完成。

李淳 :文物部门有明确规定,为了保证重点文物的安全与收藏,许多文物是绝密的,不能暴露给外人知道。

很久以来,在文物保管人员之间,对有些文物是保密的。怎么能让他们提供资料?我与他们交涉多次无果,直至把中央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向国内外公布的藏品目录清单拿出来,他们才不得不把珍品的清单给我。

版,一幅幅置换。有的找不到原照片,只得改用新图代替,如中科院院士戴金星给家乡文物馆赠送文物,这幅照片挺好的,可怎样也找不到原始照片,只得舍去。

记者 :应该说,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故事?

李淳 :文化志写作中故事是很多的,如果再作深层次介绍似乎不妥,会涉及多人。总之归根到底,一切矛盾的根源无非都带着功利色彩,只要大家都大公无私,实事求是,一切矛盾都能迎刃而解。

我希望,今后瑞安文化事业繁荣兴旺,蓬勃发展,瑞安文化人创作丰收,精品迭出,为千年古县文化大市争光添彩。

塘下场桥旧事拾遗

宋维远

日前,笔者有幸读到场桥《陈氏宗谱·序》所载的近20篇自南宋以迄明、清、民国以及1960年代的历次谱序及引、考等文章,得知一些当地旧事,以为颇有存史价值,特摘录部分内容稍加说明。

“磨坊”——先民的生活缩影

场桥陈氏裔孙时俊(木天氏)于民国丙子年(1936)所撰的《五方地名及榕树桥考》一文称:“我始祖自唐卜迁于斯,三传至诒公。诒公筑面坊于河侧为业,而其所居之地即以“磨坊”为名。及后相沿,因此二字不雅听闻,仿译为“五方”,意为五方聚族于斯之义。……古迹沦亡,厥后独存坊基一片于桥下——原文小字:其地即今各名营防(疑为“房”字刻误,待考)基是也——及磨升一方于桥边,其窍依然无恙,微此二物……庶可有证昔日之古迹也。”

以上引文除简介今场桥五方村的初名为磨坊外,还提供磨坊旧址及石磨磨盘作为证据。笔者于1950年代初期曾在场桥多次看见过一块磨盘,约有圆桌面大小,当中确凿有可装木轴的圆孔,很像我

国北方驴、马拉的那种大石磨(不是浙南民间人推的直径不足盈尺的小石磨),如果是此文所指的“磨升”,现在可能还可以找到。

陈谱还提到:场桥陈氏肇始祖陈昭文以上八世祖陈忠是南朝陈季后主陈叔宝的六代孙,曾在唐朝为官,后代留居在河南开封一带。陈昭文于唐宣宗间(847至859)在福州任过录事,晚年又从福州移居闽东长溪(今霞浦)赤岸,旋再迁来瑞安场桥。那时的场桥,只有北面大罗山麓为陆地,西面是盐田,东、南两面仍为浅海。居民应该可以在山坡上种植豆麦、杂粮。陈姓祖先仿效原家乡河南的生活习惯,在这里设置大石磨,除供自家磨麦开面坊做面食供应前来贩盐的客商就餐外,似乎还可为周边居民加工豆麦。

榕树桥 原生态的历史记忆

《陈谱·五方地名及榕树桥考》一文还写到:“先时其地有河(在今五方村北与后垵村之间)相隔。未便来往,吾祖乃以榕树板架其上而代桥,以利贸易。至明万历间(1573至1620)始建桥梁,即名曰‘榕树桥’。”民国12年同里黄宰甫的《重修(场桥陈氏)宗谱序》又称:陈氏“派演东瓯,越八世,徙迁四灵长桥者,曰昭文公……拱公派下居磨坊榕树桥南者,曰德公,名为前陈祖;世居榕树桥北者,曰诏公,名为后陈祖。”

这段引文除介绍场桥陈氏派系分支及住地情况外,还从另一侧面为后人保存了场桥一带乃至温州沿海丘陵及海积平原的榕树生长和桥梁建造的原生

态记忆。就榕树生长方面,唐朝后期,陈氏先人所采用的可以锯成厚板搭桥的榕树,应是百年上下树龄的大榕树,说明当地近百年前已有一批榕树生长了;就桥梁建造方面看,当今温州遗留的北宋以前的石桥,均被史家认为古桥,瑞安市只有五座(含仙岩)北宋古桥,而南宋以后瑞安的石桥才逐渐增多,这是“以石代木”造桥的开始。场桥西直线2700米的石岗陡门于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重修时,就有“以石伐木”的记载(见陈傅良《重修石岗陡门记》)史家认为此举为浙南陡门建筑史以石代木之始。从中可以窥见场桥五方的榕树桥正是古代场桥先人留下的原生态的历史记忆,值得纪念。

四灵 先民微观视觉的心态

本文上节所引民国12年场桥人黄宰甫所撰谱序中有“四灵长桥”一语。“四灵”指场桥五方村北面的四座小山丘。分别是该村东首直线(下同)600米的龟山,海拔高74.1米,形状似龟;北偏东950米的泰山(又名麒麟山),高81.8米,山麓有南朝天监间(502~519)建的龙翔寺;北偏西1200米的龙山,高90.9米和西偏北2000米的凤凰山,高171.6米。这四座山丘是大罗山东南余脉。在唐以前场桥四周仍为浅海滩涂时,人们肉眼望上海滩上这四座小丘应是十分突出的,分别像龙、麒麟、凤凰、龟四种灵长动物,拱卫着场桥地方,而且相映成趣,是先民微观视觉范围内自然界的祥瑞灵异偶像,代表他们崇拜自然的心态,而成为当地一大风景线。而如今,这四座山丘却都被与它齐腰的高楼群所掩蔽,就不那么显眼了。

南宋开永嘉学派先河的学者,瑞安叶适、蔡幼学的老师陈傅良,与场桥陈氏是同宗,他所撰的《永嘉楠溪两源陈氏宗谱小

引》载:“昭文公自长溪徙居温之瑞安长桥,今一派居谢村,一派居八水,则有儒绅若止斋公出焉。”又:“昭文公生居静公,居静生师纳公,仕钱塘王为银青光禄大夫,生诏、诒、诒,三派居瑞安长桥、谢村、八水,而生止斋公傅良,登宋榜眼。”场桥《陈氏宗谱》中录有陈傅良撰于南宋淳熙戊戌(1178年)菊月望日的《陈氏宗谱总序》,正文共1206言。此序从太古“黄帝生昌意”说起,把陈氏世代相承的历史详细地记录下来。其中说到夏、商二朝封舜的后裔于妫水边陈地,及周武王以女姬元作虞舜后裔周陶氏为妻,生子满,赐姓妫,封于陈地为胡公,以地为姓。再写到南朝陈霸先代梁为陈朝的开国皇帝。至唐代有昭文公徙闽为福州录事,后迁居长溪;其弟昭远仕杭,徙永嘉楠溪等历史脉络。文章叙述清楚,考证有据与历史对照,基本相符。此文在千年前史料不如当今详尽的情况下写成,足见陈傅良正如近代瑞安学者孙衣言所赞美:“务求知古如君举(陈傅良)”的“知古”功力。

志书中的亮点

记者 :书中有什么亮点?

李淳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个人的兴趣不同,所谓的亮点自然有所不同。“卖什么的,吆喝什么。”每个人关心的自然与自己的行业相关,这里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任君选择。

总的来说,“国保”(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当然是亮点,“博物馆”是新的亮点,“大事记”记载瑞安历史文化鲜为人知的要事,“非

遗”是新生事物,“书塾书院”也非同一般,“文化名人”更是一笔财富,瑞安人的创作成果与获奖情况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切都是读者喜欢的内容。

我个人在编辑工作中,最感兴趣的是首次公开发表的“存世墨迹”、“古籍图书”、“馆藏文物”等珍贵章节。

记者 :存世墨迹、古籍图书、馆藏文物等,有些是不能公开的吗?

编辑工作需要特别的细心

记者 :稿件完成后,在出版方面有困难吗?

李淳:我们确定以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发行,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合同签订的日期是2014年12月28日,而正式见到书样却是2015年10月31日。这段时间内,我们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反复校对。

这里应该给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记上一功。责任编辑朱晓莉对瑞安的情况知之不多,但对书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与欠缺一丝也不放过。她前后6次提出修改意见,我用了10个月的时间认真修改后,最后经社长签字后才准予出版。

例如封面图片,我原选用浙江画家裴堂先生的一幅“早年玉

海楼”,这幅画呈现出早年玉海楼的原貌,那时围墙尚未修筑,用的是竹篱笆,古色古香煞是好看。可是出版社认为不妥,我只得改用“大榕树下听唱词”作为封面。

出版社对于版式、字体、排列、字距,以至标点符号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有丝毫的变动,每个错别字都能用红笔标出。如:人名中的“刘显佑与刘显友”她都改成“刘显友”,“华少波与华小波”都改为“华少波”,显然,她不认识这些人,不允许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后来我又改正过来。

又如,她提出“插图质量不高,必须更换。”一句话又使我忙得够呛,全书有304幅插图,我又重新一幅幅寻找,一幅幅重新制